

■ 长篇情感小说

浓睡不消醉

Nong Shui Bu Xiao Zui

韩
丽
敏
◎
著

他忧郁、孤独的神情引起了他的注意，
并强烈地吸引着他。

一个偶然的
温和碰撞了……欣喜若狂……

他已经成了别人的新郎！
意外的变故使温昏死过去。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浓睡不消醉

韩丽敏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浓睡不消醉/韩丽敏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12

ISBN 7-5033-1672-1

I. 浓… II. 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0626 号

书 名: 浓睡不消醉

作 者: 韩丽敏

责任编辑: 侯健飞 薄 丛(特约)

装帧设计: 曾 腾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 // www. jfwyph. com

E - mail: jfwyph @ 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刷: 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284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672-1/I · 1335

定 价: 23.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引 子

柳楠作为榕华市市委代表，参加省委在省城举办的“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准备会。新形势下应树立怎样的理想信念，是即将在全党展开的一个重要课题。省委非常重视，要求各市委主要领导必须参加。

这些日子，柳楠感到很累。前不久，市委书记欧阳同志身体不适，到市医院一检查，医生告知陪同前去的秘书，说他得的是肺癌，并且已到晚期。在大家眼里，欧阳书记身体健壮，精神矍铄，平日很少生病，怎么说不舒服就是绝症呢？他的家人及市委的同志都不相信，到北京几个比较权威的医院检查后，结论同市医院的结论相同。作为常务副书记的柳楠，在欧阳书记住院治疗期间，责无旁贷地担起了重任。就在柳楠忙得巴不得有分身之术的时候，先天性痴呆的儿子在保姆上厕所的工夫，鬼使神差地进了厨房，将灶上正沸腾着的稀饭扣在身上，造成胸部以下大面积严重烫伤。住院半个多月来，医院一直在全力救护，但仍未脱离危险。柳楠和爱人张姝琨曾考虑过转省院，主治医生认为孩子这种状况，不易挪动，身为医生的姐姐姐夫也这样说。突如其来的事故，使柳楠夫妇的关系，忽然变得尴尬、惶惑起来。结婚十几年了，两人能维持到今天，都缘自这个傻儿子呀。

根据会议安排，开课的第一天上午要举行一个简单的开幕式。开幕式上，省委领导作了讲话，再三强调开展这次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开幕式结束后，专题学习正式开始。课间休息时，与会代

表陆续离座，相识的互相寒暄……

柳楠在座位上没动，几个熟人从身旁走过，和他打着招呼，他便挥手颌首笑笑。柳楠忽然觉得自己这样子很滑稽，心里自嘲道：你是什么大人物，和同僚们这样颌首致意？这样幽默着，便干脆闭上眼睛假寐，以免去那些虚伪的寒暄。他是不想来省城参加这个学习班的，在上报参加会议代表人员的名单时，他将“柳楠”两个字划掉，换上另一位市委副书记的名字。这让宣传部长很为难，省委宣传部下达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各市市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参加这次学习班。柳楠见宣传部长面露难色，暗自叹口气，说先这样报吧，上面不同意再说。省委果然不同意，说欧阳书记有病不能到会，作为主持全面工作的柳副书记必须参加，别人不能代替。

作为一名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政工干部，柳楠知道政治学习的重要性。平时他非常注重学习，不论是思想上还是政治上，始终坚定不移地同中央保持着高度一致。这是一个政工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如果这个学习班在省城之外的其他地方举办，他决不会推诿。唉！省城……

省城——曾给他留下美好记忆的地方，这里有他日日夜夜的牵挂，可这种牵挂只能深埋在孤寂的心底。省城变得越来越美，和十几年前在这里读研时，简直是今非昔比，然而他总是尽量回避来这里，不论在清沙县当主官还是调榕华市任市委副书记；即便来开会、汇报、协调事情，他心里也是耿耿的，不敢驻足好好端详、欣赏这座美丽繁华的城市，忙完公事便逃也似的返回。对省城他总有“近乡情更怯”的恐惧；总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感慨！同是一个我，但有“今”与“昔”之分，同是一条路，却有“杨柳依依”和“雨雪霏霏”之别。唉！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呀！

“您好！我是省日报社记者，请您谈谈这次在全党开展‘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感想好吗？”

正闭目养神的柳楠被这一声柔和的声音震得内心打了个寒战！

多么熟悉的声音啊！轻轻的——如春风拂面，缓缓的——似溪水潺潺，幽幽的——印证着人生的坎坷曲折。噢，真像那个自己日夜思念、牵挂的人儿的声音！真会是她？真的这么巧？柳楠心头一阵战栗，紧接着—股热浪冲到喉咙，他希望这是个真实的童话，可又害怕童话成真——这么多年总是回避省城，就是怕见伊人啊！

柳楠慢慢睁开眼睛。蓦然间，他愣住了！面前这位气质不凡的少妇，不是自己十几年来魂牵梦绕的温雨缘又是谁！只见她也愣在那里，嘴巴因惊愕而张成了“O”形，她像一座大理石雕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双秀美的丹凤眼直愣愣地望着自己。岁月之手在她清丽的脸上没有刻下很明显的痕迹，她的脸庞依然秀气柔美，只是那脸上明显带着一种大病之人才有的憔悴；她的目光依然那么清澈，但里面流露着语言难以描述的悲艳凄凉。

她僵立在那里一动不动。意外的相遇，像晴天霹雳，一时间震得她头晕目眩，站立不稳，双手不得不抓紧椅背，手中的本和笔滑落到地上，她浑然不觉，虚弱的身体颤抖成一团。这一刻，整个世界在她的意识里静止了。

哦，雨缘——雨缘——你没事吧？柳楠心里一遍又一遍深情地呼唤着她。他站起身，想伸手扶她一下，可又有些胆怯，望着她那张苍白的脸，他的心在滴血。

噢，雨缘，我生生死死的恋人！苍天有情，安排你我今生再度相逢！

时间，似乎在他们的相互注视中凝固了。柳楠痴痴地望着面前这个他一直牵挂、思念着的女人，悲喜交加，恍若隔世。唉，自己亲手葬送了那醇浓的爱情，毁灭了本来应该富丽多彩的人生！……他感情复杂地看着她，纵有千言万语，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整整十三年不见了！十三年前的件件往事，像电影画面在他们眼前交替闪现……

常言道，时间能抹去一切，可对于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时间，怎么能轻易将它磨蚀掉！外表可以被时间风化，但心灵怎会因

时间的流逝而失去记忆！

“雨缘，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你！”半晌，柳楠才吃力地吐出几个字，语气中饱含着诉说不尽的感慨。

人生有多少奇遇！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别十几载，竟会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方式重逢！此情此景，雨缘心中百感交集，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好不容易才使自己平静下来，仔细地打量眼前这个曾给过她深沉父爱和甜蜜情爱的男人。只见他身着一套合体的藏青色西服，内穿银灰色的衬衣，银灰色的领带打得十分精致。哦，他还像从前那样，衣着庄重得体，纤尘不染；但是，他那硕长的身材已不再挺拔，那一头浓密乌黑的亮发，如今已经变得稀疏灰白；细碎的皱纹爬满他的额头，面容亦失去了往日器宇轩昂的风采。

这是那个英气勃勃、沉稳潇洒的柳楠吗？这是那个柔情似水、热情似火的柳楠吗？这是那个才华横溢、如诗如歌的柳楠吗？哦，柳楠！你五十岁不到，怎么会是这般模样？这些年，你工作出色，仕途上春风得意，你应该同那些年轻新贵一样，脸上洋溢着踌躇满志的笑容才合乎逻辑，可你却这样！工作压力大吗？依你的能力，你完全能够胜任目前的职务！你为什么要以一个苍老衰惫老人的模样来和我相见？

雨缘的心辗转哀号着！她说不清楚为什么多年之后再见到这个男人时，自己的心仍然像年轻时一样，充满柔情，充满依恋。她终于抑制不住了，积郁在心中多年的泪水，像洪水突然暴发了一样溢出眼窝。啊，苍天，你为何这样捉弄人？既然不让有情人结缘，为何还要安排重逢？

陆续回来的人在向他们张望，敏感的雨缘感觉到了人们的眼光。她回到现实中来，连忙弯下腰捡东西。低下身子的第一件事，便是先拭去脸颊上的泪水。她捡起本和笔，慢慢起身，望一眼僵立在那儿的柳楠，缓缓地转身，沿着坐位之间的过道向门口走去。她的步履那样沉重，还有些踉跄，像是走在一条永远望不到头的坑坑

洼洼的路上；她那单薄的背影让人感到她是那么孤独无助！

柳楠目视着她，一阵阵酸楚袭上心头。

眼见雨缘就要走出礼堂大门了，直到这时，柳楠仿佛才意识到刚才发生的一切。他迅速地离开座位，快步向门口追去。他有许多话要对她说，他要知道她工作、生活得好不好……可只追了几步，便戛然止步。你有何脸面去对她说这说那？她生活得好你便怎样？不好你又怎样？……柳楠痛苦地望着那个已出了门的瘦弱身影，长期蛰伏在心中的悔恨和负疚交织在一起，深彻肺腑的隐痛使他的心碎了！

下午的课一结束，柳楠便一头躲进房间，晚饭也没去吃，蜷缩在沙发里拼命地吸烟。宣传部长敲门进来，问他是不是不舒服，并要给他请医生，他婉言谢绝，他说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会儿。宣传部长又关心了几句，便知趣地走了。

柳楠是结婚后开始抽烟的，抽得很凶。夜深人静时，烟、雨缘的照片以及雨缘的作品，就成了他的好伙伴。他收藏着她这些年发表在全国各种刊物、报纸上的所有作品，在那些作品里，他读到过冬夜的寒冷，也读到过春月的多情，她的文字总是催人奋发，引人向上。收集雨缘的作品，几乎成了他的一项工作，他像爱护婴儿一样，精心地呵护着那些文字，每见到她的新作，他便欣喜万分，一连几天都会沉浸在这种亢奋之中。十几年来，他一直把她珍藏在自己的心底，自己的梦里！不论做秘书，还是身居领导岗位，他沉醉在这个梦中不愿醒，尤其是当他一人独处或夜深人静的时候，往事总是不约而至。

1

一九八五年，三十一岁的柳楠考取了平原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他身材高大，头发黑亮，脸膛红晕，一双黑漆漆的瞳仁总是那样柔和，英气中透着儒雅，沉稳中露着机智，令人一见忘俗。读研之前，他是榕华地委秘书处的文字秘书，作为定向考生，毕业后他还要回榕华地委秘书处。柳楠在校园一出现，便引来许多女大学生惊羡的目光，以至成了校园女生心目中的偶像，走在校园里，总有一双双热切的目光向他张望，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

柳楠九岁时父母相继去世，是姐姐柳仪抚养他成人。柳楠很懂事，从小到大，学习工作从未让姐姐费过多少心。然而，个人问题却令姐姐头疼。身为医生的柳仪，不得不从医学的角度去窥探弟弟的心态：三十多岁的人了，对异性这样冷淡，会不会是身体有难言之隐？她便拐弯抹角地启发弟弟，希望他能吐露心迹。柳楠不是木瓜，当然明白姐姐的言外之意。他对女医生嘻嘻一笑，告诉她自己一切正常。柳仪就责怪他太挑剔——介绍了那么多女孩子，难道真就一个中意的都没有？对此，柳楠无话可说。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以来，他身边不是没有女孩子追逐，亲戚、朋友、同事、领导也纷纷给他做月下老人。柳楠承认，那些女孩子当中，有不少家庭背景、个人条件相当不错，可他均婉言谢绝了。什么原因呢？他理不出头绪。他不是苦行僧，对儿女之情也充满美好的向往。但个人问题是一辈子的大事，他不想看谁的面子，不想委屈自己的心。他心中隐隐约有这样一个轮廓：那个女孩不一定漂亮，出身也不需要

高贵，可她是恬淡的，和他无话不谈，可以雅也可以俗；能共同欣赏一段音乐或听上一折皮黄，抑或他拉她唱。柳楠喜爱京剧，甚至有些痴迷，而且还拉得一手好京胡。

柳仪发誓再也不管弟弟的事，可哪能真的不管呢！父母去世早，这个心她必须操。母亲咽气之前，拉着她的手再三嘱咐：再难也要把两个弟弟拉扯大，帮他们成个家……

柳家的所有的灾难，似乎都集中在柳仪大学毕业、刚分配到榕华市医院工作那一年。先是大弟在工厂一次爆炸事故中，为抢救国家财产不幸殉职；紧接着，父母在三个月之内相继撒手人寰，撇下刚刚走上社会的她和分别上初中、小学的两个弟弟柳鸣、柳楠，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了她的身上，她发誓弟弟们不走上稳定的工作岗位，她不结婚……她历尽艰辛，全身心拉扯着两个弟弟。为了弟弟，她三十一岁才和相恋多年的大学同窗黎文轩完婚。新婚之夜，黎文轩和柳仪开玩笑说，他是经过了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考验，才踏进了这神圣的殿堂，可在这场马拉松的中途，他是有过退却的念头的，因为这种漫长的等待，对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来说是一种摧残……

柳鸣和柳楠非常理解姐姐的苦心，谁都没有让她失望。柳鸣初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下乡插队，插队期间参了军，不到两年便在部队提了干。柳楠崇拜军人，向往饮血沙场，看战争影片时，他总喜欢把自己融入那些和敌人短兵相接、血战疆场的将士中。他非常羡慕哥哥，高中毕业后，也流露出想参军的愿望，但是，柳仪舍不得小弟弟也远离她。柳楠不愿姐姐伤心，便服从安排，进了大哥生前的工厂。他工作认真，虚心好学，踏实肯干，深受领导和师傅们的好评。入厂第四年，鉴于柳楠工作中表现一贯出色，又是烈士亲属，厂里保送他进了平原大学。读书期间他入了党，毕业后，被分配到榕华地委秘书处。在秘书处，他的才华得到领导的赏识。

社会不断进步，知识不断更新，柳楠感到了危机，自己掌握的知识，已经跟不上飞速发展的时代要求；改革开放的年代，不及时

充电，不尽快摘掉“工农兵学员”的帽子，将很快被时代淘汰。因此，他在参加工作后的第四个春天，经过反复考虑，向组织提出了考研的申请。培养人才是百年大计，组织批准了他的申请。针对社会上有些人深造之后另栖高枝或寻机出国的做法，组织在批准他申请的同时，也做了明确规定：定向，学成后必须回单位。柳楠当然要回来，即使组织不要求，他也会回来，他对党的多年培养一直心存感激，在他看来，惟有努力工作，才不辜负党组织，怎能不回来呢！

次年，他参加了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被平原大学中文系录取。这一年，他三十一岁。

初秋的黄昏，晚霞似火。平原大学高耸的教学大楼，设计别致的图书馆，整洁的学生宿舍，被晚霞披上一层迷人的橘黄；足足有二十亩之多的人工湖，一池秋水清澈明净，放养在水中的青鲢时而跃出水面，发出扑通扑通的响声；沿湖周围安置着休息椅，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蜿蜒蜒蜒，逶逶迤迤；湖四周宽阔萋萋的草坪上，樱花、夹竹桃已是绿肥红瘦，而菊花正含苞待放，引来成群结队的蝴蝶，极为旖旎；仨一群俩一伙的青春少女、翩翩少男，不时地从草坪、甬道闪过，身后留下一串串欢声笑语。远处，宿舍楼里传来袅袅的歌声、吉他声，欢歌笑语交汇在一起，真像到了一片青春骚动的海洋；东南、西南方的两大片松林、杨树林，秋风一起，万树攒绿，极为壮观。初入这所校园的新生，面对东南方那片松树林总要在脑海里画几个问号，松树——太容易使人联想到阴森森的墓地了。他们不明白学校为什么要在校园种一大片这种树。时间久了，大家也就明白了校方的意图。冬季一到，北方绿色植物的生命就枯萎了，缺少绿色，就缺少了勃勃生机，而松树四季常青，它不畏严寒，傲立冰雪，任凭风吹霜袭，也不失苍翠风采。这就是当初决策者们决定栽种此树的初衷！

柳楠和同寝室的同学杨拥军在沿着人工湖散步。拥军家就在省

城，父亲是省军区副政委。他小柳楠三岁，个头比柳楠稍矮，外表潇洒，风流倜傥，身着白衣白裤，和柳楠那身皂色穿着形成强烈反差。不论是着黑还是着白，看得出，两个年轻人的品位都不低。人们常说：要想俏，一身皂，抑或要想俏，一身“孝”。皂也好，“孝”也罢，总之，人们早就对黑、白两色下了这种定义。

他们两个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缘分。柳楠再次踏入平原大学的第一天，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杨拥军。那天，他心情激动地走进学校大门，学校的巨大变化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敢相信这所花园般的校园，就是他曾经学习生活过四年的地方。变化太大了！此刻，他真有些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感觉。正左右顾盼着，一男一女在他跟前停下来，那个男的打量他一眼，笑吟吟地说：

“是入学新生吧？不知去报到处怎么走，对不对？”

柳楠微笑着点点头，情不自禁地打量起他们。只见眼前这个青年，身材颀长，面容白净，一身白色的衣裤，把他衬托得风流倜傥，英气逼人；他身边的女子一袭戎装，漂亮的脸颊和魔鬼般的身材慑人魂魄，那身军装为她女性的妩媚，增添了几分飒爽神韵。他们很亲昵，女子的手紧紧挽着青年的胳膊。柳楠从没见过如此漂亮的女孩子，他被她刺得有些睁不开眼睛。

杨拥军看看汗流浹背的柳楠和他那几个大大小小的行李包，对女军人说：“冰冰，他东西挺多，我帮他拿一下，就不送你了。晚上，如果没什么事情我就回家。”

她嫣然一笑，说：“那好吧，再见！”她对杨拥军挥挥手，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走了。

杨拥军目送她，直到她走出校门，钻进停在那里的一辆绿色“212”汽车，才转过身来自我介绍了一番，并告诉柳楠说，那女子是他新婚半年的妻子，叫韩若冰，省军区医院的护士，过几天就要去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读书。

杨拥军也是这一届的研究生，更为巧合的是，他和柳楠同一个专业。他们不但分在一个班，还分在一个寝室。他们共同的感觉：

相见恨晚。

以往这个时候，他们正在篮球场上。今天拥军感到有点乏，就拉柳楠去散步。两人边走边嘻嘻哈哈地聊着天。聊着聊着聊起了《论语》，他们便就这个话题讨论起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猛力抨击孔子和儒学。胡适、鲁迅等人对儒家的孝道、贞节观念进行过猛力抨击，提出要‘打倒孔家店’。两千年吃人的封建礼法，实际上是一种‘奴隶道德’，这种‘奴隶道德’让中国人身上有了太多的奴性，因此，割让了那么多的国土。封建统治者的尊孔自有它的用心，现在，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世纪，我们没有必要去为孔子翻案。”杨拥军侃侃而谈。他的观点有些偏激，明显地带有批林批孔时的痕迹。

柳楠望着杨拥军，沉思良久，说：“起初，我和你有同样的感受，可当我第三次读了《论语》时，我对孔子产生了全新的认识。他像个循循善诱的师长，他知道每个学生的个性。子路性子急躁，他就劝他三思而后行；冉有性情和缓，他就教他闻义而行，不要犹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因材施教吧。他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论遇到怎样的厄运也不退缩。后人抨击孔子最多的是他的礼教，但孔子的‘礼’绝不是那么不近情理。……《论语》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怎样评估都不过分的。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潜在我们的生命中，熔铸成我们民族的个性。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要勤政、节用、有信、不烦政扰民。他尖锐地指出‘苛政猛于虎’；他要求统治者在选拔任用官吏时，一定要慎重，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以身作则。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和历史的潮流相背离的，如政治上的复古倾向，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都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

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柳楠的神态是那么凝重，说话音量不高，却给人一种威严之感。杨拥军听着，内心不免有些尴尬。对《论语》，他没系统地读过，只知道些皮毛，能背诵几句精彩的警句。读研前，他是省税务局工会的宣传干事，在那个工作环境里，他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论学问，他们只能望其项背。同柳楠相识以来，杨拥军在了解了柳楠人品的同时，也领教了他的旷世才华。

杨拥军望着柳楠，从心底升起一股敬佩之情，可嘴上却不服输，仍沿用自己的观点和柳楠辩论。……突然，他不说话了，望着不远处发怔。柳楠正全神贯注地听他讲着，半晌听不到了声音，便抬眼看他，轻声道：“继续讲，同一个问题，允许有不同的观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

杨拥军把目光收回来，表情怪异地看着柳楠，说：“哎，柳楠你看，那些姑娘都在对你行注目礼呢！”

柳楠望着满脸透着坏笑的杨拥军，懵懂地问道：“什么注目礼？拥军你搞什么鬼？”

杨拥军咧嘴一笑，拿腔拿调地说：“我说老兄，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故意跟我装糊涂？”

柳楠像坠进迷雾里，疑惑地望着他。

杨拥军见柳楠一脸迷惑的神态，便收起嬉皮笑脸，认真地说：“你入学不久，就成了咱们学校女生关注的焦点，她们各怀鬼胎，暗地里打听你的情况，诸如你是哪儿的人呀，是否成家了呀，在什么单位供职呀……我们军区大院有个女孩，是咱校数学系三年级的学生，长得漂亮，傲气得很呢，平时，在大院里走对面她都装作没看到你。可最近她却一反常态，有时碰上，老远就打招呼，还总找借口到我家‘晃荡’，弄得我父亲老是含沙射影地训斥我，好像我跟她之间有什么事情似的。昨天下午我去买饭票，嘿，怎么这么巧，她正买完饭票往外走。我买完饭票出来，见她还在那儿溜达，说是在等我，我这才知道了她黏糊我的原因，你猜怎么着？她是想

从我这儿打听你的情况。她告诉我说，关于你女生中间流传着好几个版本，不知哪个是正传……知道了她的目的，我就想捉弄一下这个小妮子。我对她说，你们不要打柳楠的主意了，人家的夫人是位艳压群芳的芭蕾舞演员，儿子都满地跑了……”

柳楠听到这儿，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说：“真有自己的，拥军，我到哪儿去整这么位夫人和儿子呀？不过，你这样说挺好。”

“换了别人向我了解你的情况，我才不这样蒙人家呢；可那丫头不行，你柳楠这么优秀，怎么能让那种人想着！”

柳楠轻叹一口气，漫不经心地摇摇头，自嘲地说：“优秀什么，拥军你就别安慰我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柳楠说着苦笑了一下，目光从拥军脸上移开，有些惆怅地向前方望去。他这一望，不远处三三两两的女生，不约而同地将头扭向其他方向了。

柳楠似乎没意识到这些，他依然目视前方，若有所思地说：“拥军，你相信天造地设之说吗？我觉得你和韩若冰就是这样的一对夫妻，老天真厚待你们，好让人羡慕。”

“是吗？”见柳楠夸自己的婚姻，杨拥军脸上洋溢起得意之色。他认识韩若冰那会儿，她刚从护校毕业分配到省军区医院不久。那次，妈妈（省军区机要处参谋）发烧，若冰去给打针，拥军认识了她，并对她一见钟情。

“柳楠，我总在想，你是一个如此优秀的男人，可而立之年都过了仍没找到红颜知己，是不是条件太高了？或者像同学们私下议论的那样，你为了仕途，刻意压抑情感，以博个不近女色、洁身自好的好名声。如果是前者，那倒情有可原，自身条件好，当然要择优录取；如果是后者，我认为就有些滑稽了。为一官半职，牺牲终身幸福，那是多大的缺憾！你饱读天下奇书，岂不知‘美人香草，皆君子之所好’？不过，我觉得你柳楠不是那种贪图名利之人！”

拥军带给柳楠的信息使他哭笑不得。“为了仕途刻意压抑情感，以博个不近女色、洁身自好的好名声”，这是从何说起呢！自己只

不过是个小秘书，只想做好本职工作，对未来从没有太高的奢望，也没想过要把婚姻和仕途联系在一起，倘若那样，他也许早就是那位领导的乘龙快婿了。唉，舆论太具有杀伤力啦！

“没想到，我自己不太在意的问題，局外人却如此关心，看来还真得把这件事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柳楠柔和的目光望着杨拥军，说：“拥军，你方才所说的两点，都不是我至今未娶的主要原因。在择偶问題上，我信奉一切随缘。我不是苦行僧，我有感情需要！在人们看来，适龄不婚，不是生理上有问題，就是有其他毛病，其实不然。爱情是一种最甜蜜、最温柔的音乐，当一个人听见他的心底响起这种甜蜜、温柔的音乐时，便是纯洁的爱情降临了。我三十一岁了，说生活中没接触过女孩子是假话，可还没有哪一个让我心中响起这种音乐……”

杨拥军注视着神态庄重、目光深邃的柳楠，心里不由暗自说道：怪不得妹妹一见到他，就对他忘情了呢，他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男人，即使他不刻意去显示自己的魅力，女人也是很少能抵挡得住的。这样想着，便说：

“柳楠，‘如果我是女人，恐怕也会为你倾倒。老兄，我给你牵条红线吧，那可是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女孩子哟！”

柳楠看了他一眼，苦笑了一下，说：“朋友、同事及我身边的领导也给介绍过不少，可我就是找不到感觉，为此，还得罪了不少人。唉，还是那句话，一切随缘吧。”

两人沿湖缓缓走着。拥军抬头望着晴朗碧空中的朵朵白云，深深地吸了一口空中飘来的清香，感慨地说：“柳楠，多少人挖空心思地想攀结权贵，绞尽脑汁地想做权贵们的乘龙快婿，而你呢，却不为之所动，真是难能可贵！”

柳楠停住脚步，望着人工湖里那一池平静的秋水，说：“我并非你说的那么崇高。假如有个权贵家的姑娘使我心动，我是不会拒之门外的……”他把视线收回来，看看拥军，有些怅然地说，“有时，看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人，工作之余一家三口或漫步柳阴

湖畔，或进出影院商店，享受着人间天伦之乐，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可婚姻是关系到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勉强。……冥冥之中我总感到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别着急，耐心点，有个姑娘也在等你呢……’拥军，你说有意思不？”

在夕阳的辉映下，身材顾长的柳楠显得更加温和沉稳，器宇轩昂，杨拥军注视着他，自言自语地说：“也许，那个姑娘就是钰铤。”

柳楠停住脚步，好奇的目光望着拥军。

杨拥军也止住脚步，稍稍迟疑了一下，无声地笑笑，说：“不瞒你说柳楠，我那个钰铤妹妹已经暗恋上你了！”

柳楠愣了一下，旋即就笑了，说：“拥军，你就寻我开心吧！谁不知道你就一个宝贝妹妹——娇娇！”他拍拍拥军的肩膀，玩笑道：“怎么？又认了个‘御前行走’的‘御医’妹妹？是阿妹吧？你究竟有几个小妹妹？！”

杨拥军哈哈大笑起来。笑罢，双手叉腰，做出一副放浪的样子，涎着脸皮说：“屁股后面没一大串妹妹，怎能博个浪荡公子的‘美名’呢？柳楠你不知道，我曾经有过臭名远扬的历史！”

柳楠被逗乐了，说：“你屁股后面能跟一大串妹妹，我信，你有这个魅力；但你绝不是个行为放浪的人。你资质颖敏，性情豪爽，貌似狂傲不羁，骨子里却循规蹈矩，放浪的模样下面有一颗对爱情最坚定的心。这才是你的真实面目，我说得对不对？”

“知我者，楠兄也！”杨拥军望着这位把自己看得如此透彻的同窗，心中涌起一股热浪。对高干子弟，人们只看到他们生活中放浪形骸的一面，而往往忽视了他们对事业、对朋友、对爱情的热忱忠贞。高干子弟中有败类，但更多的是好人，不能以偏概全。拥军憋着一口气考研，一则，他信奉一代圣主康熙那句“各人功名自家挣，好儿不靠父母养”的至理名言；二则，他要让人们知道，他不是不学无术、靠老子混日子的花花公子！

杨拥军意识到自己的思路跑远了，马上收回来，他笑笑，说：